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四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一

問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慎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尚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爲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

字皆作𠄎馴順訓並从乾𠄎之𠄎得聲周官土訓先鄭
司農亦讀爲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
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爲慎也蒙六
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
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爲慎亦非經旨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
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於天文參
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
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於天文未
審故仲翔譏之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競
競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競競訓爲恐懼則漢儒
固皆作競矣震來競競荀慈明本亦作愬愬競義同
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
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
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斯爲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爲輝日中爲光
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
傳云凡物旣厭而退者弱也旣榮而墮者薄也夫能輝

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
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
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
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問豐上六闕其无人說文無闕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
孟喜本作窰許君偁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闕字虞仲翔
訓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窰字窰本訓塞反訓
爲空猶亂之訓治祖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
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窰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窰是
窰有空義也或曰闕當爲窰說文窰空貌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療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衆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爲言

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耨或作耨訓爲耨器詩序乃錢鋪毛

公訓鑄爲耨世本垂作耨釋器所斲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鑄也定也斲斲也鋤也耨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耨亦指器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

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偵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與艮獨否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

震動或作振董

見周禮注

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蒙象

傳以翼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翼可協實亦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真兩部相近如振恒爲櫓恒祇敬爲振敬之類堪鄂亦作沂鄂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厯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厯茸蒙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厯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

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尙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著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

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
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
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
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
七八皆不
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著
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
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
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
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
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

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
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
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
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
二五易也因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
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
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
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
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
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

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

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
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
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
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
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彖
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
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
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夫上之五
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
謙云剝上之三

蔡景

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

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
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
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
二亦自紊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
所引如此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
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
六辰在未上直天厨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
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
天龜龜者福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

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
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
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
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
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
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
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
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
爲清廟萃渙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
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

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已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
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已上直翼翼爲
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
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
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潛研堂文集卷四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五

嘉定錢大昕

荅問二

問說文暘字下引商書曰暘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
暘谷文已互異且暘字下又引嵎鍤暘谷之文據叔重
自序僞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暘暘字別豈亦兼采今文
歟曰叔重云僞書皆孔氏則不僞書必歐陽夏侯本矣
暘谷僞虞書而暘谷不僞虞書可知暘爲古文暘爲今
文如一之日舉浚烝然鯁鯁不僞詩則非毛氏也若暘
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

說非卽書文如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亦僞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暘谷後人因日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

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
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
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澗澗皆入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澗不
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
碑有曲紅長卽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緼令卽温也
春秋傳有酒如澗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亦作澗竊意澗本作
纏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澗云古澗字本不從水淮

南本經訓導
塵洞可證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

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漢氏矣盤
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
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
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
腎腸曰憂腎陽說者不解憂腎陽爲何語徵諸太沖之
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揚爲陽三字皆傳寫
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
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
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
之注遂不可通矣

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列選
爲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

題作淵林
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櫟括尙書大傳櫟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櫟括也括櫟也櫟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

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尙識古文此必
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
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尋
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
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
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俱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
語頗難解曰玉篇立累塹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
則古本尙書作立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
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

馬作立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

時妄易之也

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尚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秦誓所

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

乃讎武王世為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

曰此古文尚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

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為齊宣王言

之蓋有為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

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

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偽書之誣武王甚矣
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
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事以
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
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
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
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
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
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

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

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傳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涘
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指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
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
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尙書於今文太
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
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
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妄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
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
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
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
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
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
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
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
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旣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
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五行傳作睿鄭康成以爲
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睿以睿義爲長請言其詳曰

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團豫之爲舒皆文殊而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絲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

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

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猷
爲道亦在誥下惟僞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曰
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字在大誥
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却
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廸民康莽誥云予未遭其明慙
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丕克遠省莽誥丕作不
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闕慙我成功所傳訓闕爲慎又解
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誥文攷
釋誥本云慙慎也經旣以闕爲慙不當重出慙字據莽
誥云天慙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慙乃勞之譌字形相

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尙未誤也

問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傳訓丕爲大周初去商尙
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
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丕爲不書丕克
遠省丕遠惟商耆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
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
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

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
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
讐其君也殷命旣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

勸王以警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警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警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篇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茲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

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

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匙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攸攸訓迮亦有近義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

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
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
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
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
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倥字詩涼彼武王毛
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倥俱通作涼而
倥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倥蓋隸變移人
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
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

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二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辨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亾于永嘉自東晉古

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論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潛研堂文集卷五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六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三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

潛研堂文集

卷六

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鳴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鳴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鳴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

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

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羨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大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奩奩遠也古讀奩如絢說文瓊从奩聲或作琬春秋傳

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則瓊玕璿三字音義相同夤亦从夤省聲此夤之正音也夤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夤本从營省聲而與夤孃通詩獨行夤夤釋文本亦作夤孃孃在疚崔本作夤左氏傳夤夤余在疚說文引作孃讀孃如夤猶讀瓊如玕也說文走部有趨字云獨行也讀若夤此卽詩獨行夤夤字趨正字夤夤皆借用字古人訓句爲均而勻字經典亦作勻夤旣與趨同音則夤與洵音亦相近矣

問旌邱篇夔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

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篇不當
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
故詩人責之與侯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褻爲
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服虔云褻然
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奧篇以充耳爲美此
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鈞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
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
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閭通左氏傳閭職史記齊世
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褻姒用國宗周以

喪閻妻驕扇日以不減閻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閻豔剡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旅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或謂鄒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木狡當爲使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使好之使非如後世解爲

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閒肩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山背山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闔闐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闐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

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子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蕘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撫孫說得之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儼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

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與媚寵亦敬神之詞非有詔讀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僻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

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儻敦讀如彫徵
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
獨限於一方岷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
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衷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
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問晨風篇隰有六駮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
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
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
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又釋艸云昫九葉樊光本昫作

駮

問詩又缺我錄錄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
鑿屬曰錡木屬曰錄說文棊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錄之
錄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斨錡錄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
毛傳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
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亾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
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
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
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
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

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
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
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
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
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
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
蘋於草蟲之前乎要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
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
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

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
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
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閒魚所產其所該甚
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
傳會遂失詩人本情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
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
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
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
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

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爲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
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爲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蓬箋以蓬爲牛薺疏謂釋艸無
文然否曰釋艸云藟牛薺藟蓬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
是蓬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菑蓄蓄亦釋艸之正文而疏
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
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
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
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
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
甲子之日爲初部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
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
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
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
謬乎二十部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
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

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

問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詛字亦引詩無然詛詛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

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噶沓背憎鄭箋謂噶噶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亾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

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籒籒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裨與替爲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

在竝部从竝白聲或从山或又从𠂔从日古文廢已久
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名
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日𠂔聲張平子東京賦洪
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
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
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謫秩爲韻與說文所
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
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
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已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
壇段君玉裁啓之

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
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宋儒不
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備式刑文王
儀當訓善王子興師王子出征子當訓曰心乎愛矣遇
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
亦通人之蔽矣

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
聞其審曰說文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卽此
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
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

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

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旣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

問魯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日說文日字下云林外謂之日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駟字引詩在駟

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駟說文作驍驍果可信
否曰日古文又作同爾雅作坰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
字詩既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偁詩皆主毛
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故以牧馬苑爲
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
馬今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
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堯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
駟改駟爲坰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
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坰與今本同若果是
唐人竄入當引駟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潛研堂文集卷六

門人袁廷樞校字